



遇见最好的你

繁华落尽，岁月沉寂，这一生
最美好的事，是我遇见你。

Yu Jian
Zui Hao De
Ni

梧桐私语
／ 著

人气作家
梧桐私语

以欢乐之手
写暖萌小爱情

他们之间的爱
源于尘世中一次微渺的相遇

不绚丽 / 不喧哗 / 没有猜疑 / 无关轰轰烈烈

平淡、安宁、执手相依，决意相爱的人不相离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最美遇见你》之后，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你》

遇见 最好的 你

繁华落尽，岁月沉寂，这一生
最美好的事，是我遇见你。

梧桐
私语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遇见最好的你 / 梧桐私语著.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462-0

I. ①遇… II. ①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1550号

书 名	遇见最好的你
作 者	梧桐私语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长沙)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栗 子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装帧设计	刘芳英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mm 1/32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462-0
定 价	2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Yu 目录

Jian

Zui

Hao

De

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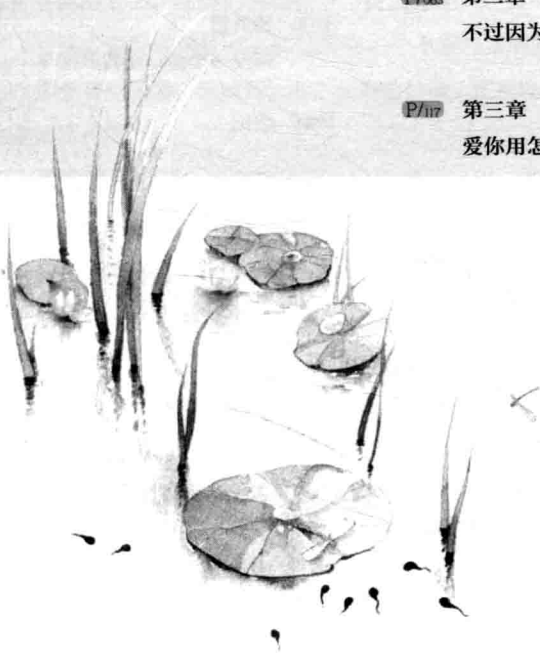
遇见 最好的 你

P/001 序

P/005 第一章
相逢在这样年纪

P/008 第二章
不过因为那是你

P/117 第三章
爱你用怎样的心情





Yu 目录

Jian

Zui

Hao

De

Ni

遇见 最好的 你

P/173 第四章
有你的地方

P/231 番外篇
南有乔木可依

P/269 番外篇
再没一个你，爱我像这样

P/311 后记



序

这是我第一次给人写序，很荣幸。

我和梧桐认识很久了，最早我们跟同一个杂志编辑，编辑是个特好的姑娘，介绍我们认识，就勾搭上了。后来编辑姑娘离职了，在其他领域去奋斗她的梦想，而我们继续坚守一亩三分地，还在写字。

过去我经常羡慕梧桐，包括现在，一本接一本的签书，特别牛逼。

但羡慕归羡慕，我清楚，这个坚强的姑娘，就算以后获得再高的成就，也是她应得的。

梧桐很不容易，她身体不好，一年要去住院一次，有关注她微博的就清楚，她经常边打点滴边写字。我和她聊天时，十次有八次，她在赶稿，找资料，从来都是满满的正能量，没有一丝松懈。（像我这种嚷嚷着吃饱了不想动，借口去刷微博淘宝的人简直可以去死了！）

所以梧桐约我写序时，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荣幸至极，因为我打心底佩服这个坚强的大姑娘，特别的了不起，对写文的热爱，对生活的热诚，还有北方姑娘的仗义，特别的热心，比男朋友还体贴，真的！

然后，我比其他读者幸福地读了这本书的全文。

之前，我在微博看到梧桐说开新文了，就一直想是什么文，取一个这么古古怪怪的名字，我看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这是篇甜文，很甜很甜的文，没有什么曲折，穆中华就和叶之远结婚了，洞房了，后来还养娃了！

只是——天理何在？！

看前几章时我就在想，哇哈哈，这个穆中华太爷们，太女汉子，太彪悍了，又毒舌又粗暴，肯定找不到男朋友的，然后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叶之远觉得她有意思，机缘巧合相遇，假装男朋友到真正的男朋友……

作者大大，你不觉得金手指开得太大了吗？死而复生这种事，虽然现实中有出现过，但是别以为我看不出你要让叶穆发展 JQ 的险恶用心，叶之远就这样，嘤嘤嘤，和中华洞房了，我这么温柔善良，娇小玲珑，怎么就没人来放个钩来钓我？这不科学！太过分了！

好吧，相信大家明白了，这是一本让你又相信爱情的恋爱小说，很甜，但又很实在。

我特别喜欢里面的一段话，叶之远的独白——对我来说，在一座不算特别发达的二线城市里定居，有套自己的房子，不用太大，和喜欢的人一起生活，她有点脾气，有点霸道，爱欺负我，而我就用自己的方式糊里糊涂地接受她算不上好的脾气，宠她，每天清晨睁开眼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她，那样的生活比起每天泡在美元堆里，好了不止一点点。

我看到这时，觉得特别暖心，特别是那句——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糊里糊涂地接受她不算好的脾气，宠她——真是比任何甜言蜜语还让人怦然心动。可能年轻时，我们会被物欲诱惑浮躁不安，会被动荡起伏的红尘吸引，会为恣意妄为的青春着迷，但最好的生活往往是归于平淡，和身边的那个人。

最后，叶之远和穆中华过上了最好的生活。

梧桐说，这是一篇校园文，我却不觉得，虽然背景放在大学，但字里行间还是充满生活的气息，比较接地气，还有，除了叶之远和穆中华，各自家庭背景的设计很有意思，特别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叶之远被叫三爷爷，完全笑喷了，哎呀，我也想有这样的孙子来欺负。

好像写到最后，这篇序已经沦为导读了，但是《遇见最好的你》怎么说呢，并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去推荐，因为它是甜蜜的，就像吃一颗糖，你吃了，才知道什么味道。无论它的包装怎样，你咬下去，吃到最后，是甜的，那种会让你不时像个女神经病一样大笑的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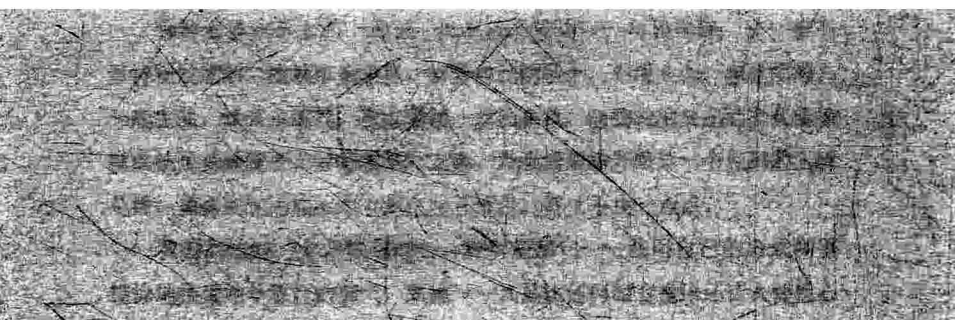
最后，祝梧桐，还有天下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女汉子，都能找到那个“愿者上钩”的人。

谢谢梧桐，继续像小宇宙爆发一样写书让我羡慕吧！

梦想依旧在远方，我们继续破浪前行。

麦九

2014年3月29日



Yu

Jian

Zui

Hao

De



第一章 NI
相逢在这样年纪

遇见
最好的
你



【穆中华】

六月份，大四期末考前的一段时间，校园里蔓延游荡着不知名的花香。风吹下枝头几片花瓣，起伏着进了深邃的走廊。走廊的墙壁涂着白漆，上面间隔挂着几幅世界名人的画像，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是邻居，肖邦旁边是留着干净小胡子的鲁迅先生，一切都是干净整洁的样子。

画像旁开着几道门，假使此刻有人走上前，推开其中任一扇，自然会看到房间里塞得满档的乌泱泱人头，还有遮挡住他们脸庞的一厚摞书籍。

芒种时节，大家都在忙着备考。

我坐在图书馆一个角落位置，腿曲起来让脚跟踏在板凳沿上，摇晃着身体思考问题。那是一个能够让我舒服思考的坐姿。

在我右手不远的扇很大的窗，窗外是海，湛蓝湛蓝的，顺着裂开的窗缝，偶尔听得到海鸥叫声，是个舒适的下午。

小禖朝我走来时，我正比画着手里的手术刀，做着想象中的解剖练习，刀口并不锋利，因为没装刀片。她喊我，我抬头，刀刃刚好比在她脖颈位置。

“如果这是把装片刀具，凭我刚刚用的力，大约可以在你脖子上划一道三厘米深的口子。”我比划了一下切割的动作，然后收手。“给你留了位子，三个，选个你喜欢的随便坐。”

南禖看了眼人满为患的四周，再看看空荡荡只坐了我一个人的桌子，无奈地摇摇头，样子明显在说，穆中华你可怎么办啊？

她不是第一次拿这种眼神看我了，从我和她真正开始熟稔起来的那天起，她就时不时地拿这种眼神看我一次。

的确，我承认我这人无论是兴趣还是性格多少都有些怪，而且在和南禖成为朋友前，我是独来独往惯了。

“法医系那个怪女生”，学校的人大约这么称呼我。

我倒是无所谓，学的是法医科，将来打交道的也都是死人，交不交到朋友，在我看来，真没太大所谓。

也正是我这种想法太过固执，所以时常让南禕无奈。在这次僵持失败后，她叹口气，拿出一直拎在背后的东西，“你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可以，不过伤了人，去看看总是应该的吧？”

我“啊”了一声，这才想起，两天前，我似乎真把数学系一男生脑袋开了瓢了。

其实那只是一场意外，我不过是找了个假人模拟了打击伤的流血轨迹，然后不知怎么那人突然冲了出来，挨了我一板砖。

真是意外。

但不管怎样，伤人的总归是我，去看看他送点东西是基本的礼貌。于是我收拾起桌上的书本，背着双肩包和南禕一同往外走。

没到图书馆门口，身后传来桌椅碰撞的响动，不用看，肯定是刚刚那几个在我身边转悠好久没坐下的同学正为了位子争得头破血流。

数学系男生住在我们学校的附属医院，和学校隔了两条马路，距离不远，道旁的灌木结了一攒攒花朵，粉色的花香气淡淡的。不错的风景给了我好心情，所以当我亲耳听到那些关于我的不好评论时，心情竟很平静。

评论源于塞满402病房的那群数学系学生，拜他们所赐，我第一次见识了如何用数学方式骂人而不带脏字。譬如：

“之远，你就该离那女生远点，她就是一突变函数，根本没公式计算得出她每一个行动之后会得出一个什么结果。”

我点点头，没想到自己竟还有科研立项的价值。

“是啊。”这次说话的是个女生，“之远，她喜欢研究尸体，每天经手的尸变细菌数目都数不过来，你要是被感染了怎么办？”

“啧啧，细菌还会裂变呢。”我摇着头感叹。

“之远，你是我们数学系的骄傲，下个月的比赛你是主力，千万别因为某些奇怪的科系拖了后腿。”

站在我身旁的南禔听不下去了，看那个架势是打算直接进去和他们拼命。我打个哈欠，从她手里接了东西，然后摸摸她的头像安抚我家那只皮特犬一样，在外面等我一分钟，乖啦。”

其实在性格方面，南禔比我火爆很多，真的。

才进去时，并没人注意到我，他们依旧说着话，内容自然还是关于我。说话的是一个个头儿很高的男生，理着并不算短的头，看样子至少两天没洗，出了油，打成缕贴着头皮。

他在说我长的奇怪。

同学，长的奇怪总比拖市容市貌后腿强吧，你该洗头了。

我绕开他，径直走到病床前，朝着坐在床上脸色略微苍白的男生说：“打了你是我不对，买了点东西给你，羊肝羹补眼，可以让你不长鸡眼，泡椒凤爪补手，听说你们数学系每天都在演算各种公式，吃这个可以防手抽筋……”

本来南禔买的都是好东西，可经过我的解释，豆奶粉成了调节雌性激素的，而山东大枣则直接成了预防屁股长痔疮的。原谅我吧，山东大枣。

一样样把东西摆好放在病床前，我拍拍手，如释重负地转向身后，看着刚刚大言不惭说我的那几个人。

“算不出题目不要怪题目难，看看自己长没长那个解题的脑。”我对说我像奇怪函数的那个人说。

“医学院的尸体都是泡在福尔马林当中的，是无菌的。无知本没有罪，拿出来显摆就是你不对了。”对那个说我会传染的女生，我没选择口下积德，积那么多德有啥用，又兑换不了人民币。

我转身向那个说法医科是奇怪科系的学长笑眯眯：“学长，我会108种让人无疾而终的死法，你如果有兴趣，哪天我演示给你看？”

盯着一屋子已经被我说得目瞪口呆的数学天才，我昂首阔步地走出房间，身后似乎有笑声传来，轻松愉悦的笑，不知那屋子是谁这么好的心情。

后来这段事情随着渐渐变薄的日子，从我的记忆里飞驰而过，再没留下痕迹，甚至有一次南祯说起，我早连那被开了瓢的男生姓甚名谁都记不清了。

七月三号，期末考结束当天，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回了老家。家里来电话，外婆住院，是突发性心脏病。

【叶之远】

假期回家这事本来是在计划外的，可当一身蓝色教练服的程牧尧棍儿一样杵在校门口，旁边停着他那辆越野车时，我知道，这个家恐怕是非回不可了。

站在呈四十五度角开着的车门前，我手扶着车门，程牧尧抓着我的手。

“没门，上车！”他说。

我本来想说我还有建模要做，可以不回家吗？可程牧尧这家伙压根就没给我开口的机会。混球。

行驶在川临公路上，眼前是看不到尽头的灰色线条，道旁有才种没多久的树苗，枝叶长得倒茂盛，油绿油绿的。我低头看着手里的书，身体随着书本上的抛物线做着起伏运动，情绪不高。

似乎看出我这点，程牧尧安慰似的伸手拍拍我肩膀，“小叶同志，你也别怪家里急着让你回家，你是没看见，太婆知道你受伤时候，打电话给我的那个口气。不过我真是好奇了，按理说你身手也不差，怎么就被人开了瓢了。”

我拍开他的手，抬起头：“我也好奇，你总是小叶小叶地叫我，被我妈知道她会是什么反应？”然后我低下头，似乎听到了程牧尧心脏抽搐的声音，我微笑，“想我不说，可以，叫声好听的。”

.....

半晌，随着骤然发作的发动机声响，程牧尧那声弱如蚊咀的“三爷爷”还是清晰得被我听到。

叶家是大族，光住在临水的本家一支就近百人，好在不是年节，家里人不多，倒免去了各种招呼的繁琐。

进门时，平萱正和乐乐抢着电视遥控器。他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堂兄妹，父亲却是两个比我还大几岁的侄子……

活了二十六年，“爷爷”这个称谓仍让我不习惯。

“三爷爷，乐乐抢我电视……”平萱看到我，立刻瘪着嘴，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她旁边的乐乐趁平萱分神，一把抢了遥控器，正抓在手里得意洋洋。

“十二点是美少女战士，乐乐先让平萱看，半小时后你再看军事频道。”平萱和乐乐长年住在本家，他们的脾气爱好我算了解的，处理起来甚至比他们父母还得心应手。可谁知乐乐这次却不乐意了。

“我不。”他抓着遥控器不撒手，“节目换时间了，我再等半小时，就只能看个尾巴了。”

我微微皱眉，这还真有点难办。不过也好办，我抱起乐乐，贴着他耳边说句话。于是前一秒还蔫头耷脑的乐乐立马精神百倍地朝门外奔去，就连一直不撒手的遥控器也松了手。

“还是你厉害，就这小子，我都搞不定他。”程牧尧冲我竖拇指。我笑笑，“哪里是我厉害，只是比起电视来，程牧尧才买的 psp 对乐乐更有吸引力罢了。”

没来得及和程牧尧说明，沿着楼梯方向传来温和却严厉的声音。

“么，你是不是想让我担心死啊。”说话的是叶家主母，我妈。

我在房间检查了近两小时才被放出来，离开前，老太太对我说：“么，再让我担心，我就是把你的腿打折，也再不让你出门了。”

叶家老太太付芳志今年八十二岁，生有六个孩子，五子一女，我最

年长的大哥今年已经六十七岁了。我在叶家算个特殊的存在，不仅因为叶家人从商而我选择了学他们眼里毫无用处的数学，还因为我是老太太快六十岁时生下的孩子，高龄产妇让我有了大到尴尬的辈分。

老太太说，我是她拿命换来的幺，我是她的命。

叶家的异类不止一个我，还有一个程牧尧。当初因为他的择业问题，这小子险些和家里脱离了关系，他在一所专业体校里做技能教练，平时忙得要命，请假困难。

他和学校请了三天假，去除来回路程，能在家待一天。夜，因为乐乐玩坏了PSP而闷闷不乐的他被我拉了出去。

那是一家装潢法式的咖啡屋，据说老板是位嫁给法国人的年轻女人，咖啡厅里放着音乐，是首法文歌。坐在暗红色卡位椅里，我搅着手里的咖啡勺，看着窗外，脑子里考虑着未完成的模型，听程牧尧絮叨。

他絮叨的内容很多，却没啥营养，无非是腹肌多了几块，腹部绕杠破了学校记录之类的。

窗外，浓厚的夜色被五彩霓虹勾勒出暧昧气氛，对面的酒吧生意正好，进出的人不少。看累了，我揉揉眼睛，打算收回目光，一瞥间却意外看到有趣的一幕。

一个女生正推开酒吧门，她穿的是件红格子衬衫，宽松款的设计让本来看上去就偏瘦的她身形更显清减。可就是这样的她，肩上竟扛着另一个女生。

重负之下，瘦女生走路姿势就算不上雅观了，她又着八字脚，时不时停下喘口气，像只笨拙的鸭子。像走累了，她停下脚仰起脸。

轻笑声清晰地从我嘴边飘出来，真巧，是个熟人，那个会一百零八种让人无疾而终死法的法医系女生。

她在说什么，看口型大约是：“蛋怎么这么疼？”

.....

【穆中华】

穆子美说，这段路前阵刚开始修，很多地方挖了坑还没填平，开始我不信，城建翻新这种事儿，说了很多年，听了很多年，也被城里人当成没影儿的风很多年，可此时此刻，两脚被那些个水泥石子硌得生疼的我真是不得不信了这是在修路还是挖坑埋雷啊！

我后悔不该信了外婆的谎言，被骗回家了。她心脏压根儿好好的。

不远处是家招牌通红喜庆的烧烤店，老板吆喝着从店门里抱了两打啤酒出来，酒瓶在金属勾成的篓子里相互碰撞，发着叮当响声，食客中有一个打赤膊的人叼根烟去接老板拿来的酒，他的几个朋友则在用很大的声音聊着天，有人伸手上前帮忙。

北方的夏天大约都是伴随这冒着泡泡的啤酒一点点过去的，我舔舔有些干的嘴唇，大口喘气，觉得疲惫。

带着花香的夜风滑进喉管，是种尖锐的刺痛感，我站在原地歇了会儿，才卯劲儿把正从肩上往下滑的穆子美又往上扛了扛，抱怨：“你说你减了十斤，倒真是减了，大腿减十斤，全长肚子上了。”

这话对于体重一百六的穆子美来说可以称得上相当恶毒，可她并没像往常那样跳起来和我对掐，她趴在我肩头睡得香甜，死猪一般。

我总算理解了什么是“死沉死沉”，真沉！

踏上个土包，我眺望远方，距离一百米地方是个公交站点，工程路段的关系，公交站牌早被拆卸下来，歪倒在路旁，站牌上的13字样还依稀清楚，那是通往我家的13路公交，从这里到家，要坐三十三站，中间要通过那座古老的渭河大桥，全程平均耗时五十九分左右，堵车另算。

韩诤说，我对这条路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对我双手的了解，我觉得她是在变相地骂我，因为我压根不想了解这条默默无闻的老路，之所以熟悉，全部拜穆死猪所赐，因为她，我来这里的次数没有百次，几十次总有了。死猪又在我背上动了动，我感觉得到猪的口水沿着我的背脊线流淌。